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

卫兴华

[摘要]中国的GDP增速从2012年开始回落,告别了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正式进入了中高速发展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确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因此,准确把握其内涵和本质非常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与“三驾马车”一脉相承,需要政府大有作为,做到统筹兼顾。

关键词:新常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 三驾马车

JEL 分类号:B24 B51

2016年2月,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并公布2015年GDP比上年增长6.9%,比去年提高2.4个百分点。总体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跌破7%,但相对于日趋复杂、动荡的国际国内大环境而言,的确来之不易。同时,这也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告别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时代,从而正式进入了中高速发展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必然带来新机遇,新挑战。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2月2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研究,并进行了战略部署,已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因此,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推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核心,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理论成果。同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征程中,新矛盾、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前进。

2011年以后,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的新阶段。2014年,党中央根据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规律,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科学判断,与时俱进提出了“适应新常态”的科学判断,而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我们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

* 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刘楠、李逸飞对本文文稿的整理和校对工作。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将期确定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确定为新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引。同时,明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调整,集中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三位一体”的重要思想,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的经济术语,是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重大理论创新,绝不是以西方经济学比如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为理论源泉,因为两者根本不搭界。“萨伊定律”主要内容为:(1)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2)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3)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萨伊定律的主要结论是: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显而易见,“萨伊定律”本身是片面的,有局限性,其本质是否认资本主义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进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明确指出:由于“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①。”因此,产品在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虽然危机“仅仅是可能性”,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甚至是无视它的存在,必须高度重视它,研究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失衡的现实形势下所采取的新的有效举措,是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出发采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措施,有利于经济更好发展,与其他国家不能简单类比。过去,我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短缺,需要扩大生产规模;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现在我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主要表现为部分产能过剩和部分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并存,需要供给和需求更好地匹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我国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与生态环境需要。这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三驾马车”一脉相承

当前,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过去我国一直强调的发挥“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属于需求侧管理,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与“需求侧管理”相对立的、相矛盾的,因此当前中央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抛弃“三驾马车”。然而,事实绝非如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三驾马车”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应当“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这里强调“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指提高供给结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3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决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需求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决不能割裂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更好地发展经济以适应和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举措。

从消费方面说,“三驾马车”中的消费,主要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国内消费需求旺盛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发展。2015年,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现在和将来依然要重视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它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分离的,而是统一的。另外,随着中央大力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入推进,我国几千万贫困人口脱贫后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应注重满足这些需求,同时在供给结构方面适应国内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新形势,生产适销对路、质优价廉、安全方便的产品。特别是随着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中高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加,要求增加中高端商品的多样性供给。

从投资方面说,固然存在对投资品的需求,但投资作为生产行为,是为需求提供产品,属于供给侧范畴。经济发展离不开投资,我国每年仍然需要新增投资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但应更加注重投资效率的提升和投资结构的优化,做到有压有增,按照“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的方针进行投资。

从出口方面说,出口是用以满足国外的消费需求,对我国来讲,是向国外供给产品,也应当属于供给侧范畴。当前,由于受国际需求疲软的影响,我国近年来出口增速下降。应积极探索扩大出口贸易的新途径,包括优化出口结构,提供更加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优质中高端产品;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等等。

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针对促进“三驾马车”发挥作用的需求侧管理,反而恰恰是要求投资和出口作为提供产品的供给方进行适应需求变化的结构性改革,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更好契合、有机统一。因此,在实践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包括投资结构性改革和出口结构性改革。诚然,当前我国仍然需要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统筹兼顾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巨大挑战,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在不断形成,但从长期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目前的困难和挑战是经济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练。目前,虽然处于艰难的转型期,但是总的看,“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①。只要我们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刀阔斧,稳步推进,经济发展就能够实现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高级分工高级形态发展,经济社会就会获得持续健康发展,进而实现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

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科学分析来看,这五大任务既有近期任务,也有长期任务。其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近期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帮助一些行业和企业尽快脱困,尽快改善经济运行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去产能”是指重点解决我国当前部分生产资料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分为生产资料产能过

^① 习近平(2015):《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11月18日。

剩和消费资料产能过剩,而我国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由钢铁、煤炭等过剩形成的生产资料产能过剩,产品积压、价格下跌,导致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在经济趋热时,生产要素供给紧张,价格不断提高,促使钢铁、煤炭等企业增加产能以扩大供给;但在经济紧缩、需求减少时,则会转为供大于求的情况,形成产能过剩。

“去库存”有狭义去库存化和广义去库存化之分。狭义去库存化仅指降低产品库存水平,譬如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这一点可能较快实现。广义去库存化,即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不会很快结束,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使得消化过剩产能要比狭义的去库存化更长期、更痛苦。由于受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中国投资率(资本形成占 GDP 的比重)不断高企,达到 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 38%的平均水平,也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峰值水平;与此相反,中国消费率则不断降低,从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 59%降至目前的 50%左右,更低于其他国家的正常水平(70%左右)^①。由此,中国由于产能过剩,库存压力过大。

“去杠杆”就是降低目前我国高企的金融杠杆率。重点则在于我国的金融系统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度,一方面是要着力提升金融监管水平,避免一再出现为了避免股灾而制造股灾的闹剧;另一方面是要稳定汇率、利率,避免金融问题诱发系统性风险。

“降成本”就是降低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从根本上看,我国一些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远高于发达国家,是由于我国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比其它国家和地区低很多。生产技术水平低,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就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就高;我国产品要提高质量和档次,需要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还需要不断提高职工的能力素质和操作水平。这样才能既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又降低成本和价格,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补短板”就是补上贫困问题、“三农”问题、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是目前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短板。贫困问题无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扶贫开发不仅是任务,也是重要增长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几乎是所有贫困地区的共同特征,也是制约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拦路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将持续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指出:今后 5 年,我国要易地扶贫搬迁 1000 万贫困人口,按照每户 20 万元的投资规模核算,大概能拉动 6000 亿元有效投资。另一个重要“短板”就是创新能力不足。由于技术水平的问题,我国所需要的大部分高端产品不能自产,需要通过进口满足需要。因此,迫切需要科技创新,努力开发高端产品,扩大高端产品生产能力,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相互配合、协同发力。

综上所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些经济调控目标可以短时间经过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得以实现,而降成本、补短板则不是短期能完成的,绝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远近结合、统筹谋划,需要市场和政府的有效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市场和政府有效配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仅从字面上看,容易认为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要加大对市场的干预。这种理解和认识并不科学。完成这五项任

^① 《中金深度报告:中国经济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2016 年 5 月, <http://www.niuniuwang.cn/244207>。

务,特别是去产能、去库存,确实离不开政府的作为。但政府的这种作为,是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进行的,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向一致。试想,如果政府不出手,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供求关系,会有许多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产生严重社会问题。如果政府不作为,任由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不仅人民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国人也将会更大规模地涌向国外市场,这也会导致国内市场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更多职工失业。现在,在供求结构性失衡的情况下,需要发挥政府弥补市场不足和支持市场功能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正面的,又是与市场调节作用相结合的。

从实际情况看,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投资结构性改革需要有关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变化组织有效投资,从而提供有效供给。同样,出口结构性改革也需要外贸企业根据国外市场需求变化组织货源,依然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的作用是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稳定市场和社会秩序,促进企业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钢铁和煤炭等困难行业去过剩产能,会有大量职工下岗。如果完全靠市场调节,这些职工必然面临完全失业的境地。我国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中央财政要安排 1000 亿元专项补贴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这种政府作为显然是为了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如果把这视作政府干预,那显然是有利于减少市场混乱、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减少失业的正当干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要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正在于既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参考文献

- 高鸿业(2002):《解读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1卷13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马建堂(201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与途径》,《人民日报》,6月24日。

(责任编辑:周莉萍)